

民 團 叢 刊

世界第一 個特殊學校

錢 實 甫 著

民 團 週 刊 社 出 版



世界第一個特殊的學校

民國叢刊第一輯之二

廣西民團幹部學校

- 目次
1. 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
 2. 適應和改造
 3. 知與能
 4. 世界所無，歷來未有
 5. 普遍於中國和推廣於世界

一 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

美國的大教育家杜威先生說：「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這是近代教育思潮上，最有力的一種學說。現在世界上有許多的教育專家，雖然都正在按照這個原則的指示，努力去做，却很少有人能實做得到的。



3 1798 5224 3

新 671

E-96.7

14

有些人誤解了「生活」的實際，以為就是指的「維持個人」，把教育的最後目的，當做是取得職業的一種手段。有些人又誤會了「生活」的意義，以為就是指的「社會現象」，把教育的最大任務，側重在「適應環境」的一方面。如果是辦一間職業學校，或者是站在「讀書人做官」的立場上去求知，這些見解也許另有它片面的理由。但無論如何，和「教育即生活」的原意比較起來，却根本是兩件事。

這所謂「生活」，它的意義和社會的實際，是不能被切斷的。假如不明白這一層意思，就令要極大的力量，為「教育即生活」這一目標的實現而努力，還是沒有可能的。

學校是個教育機關，社會是個生活團體。社會這個生活的團體，有它種種自然的條件和當然的目的。學校的教育使命，就應該和這些條件和目的，完全

配合起來。它不但是不能變完全分開，就是某一部分的地方沒有十分切合，這個目的同樣也會不能達到。

社會生活的自然條件，至少有這三個：就它的構成說，是羣體的；就它的內容說，是統一的；就它的性質說，是變動的。一個人的孤獨生活，或各個人的隔離生活，不能叫做是社會生活，這是很顯然的。即許多人就是在一處地方生活着，假如他們的生活情形相差很遠的話，也還是不敢稱做社會生活，祇可以說是若干種的生活方式罷了。統一並不是絕對的同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大可以自由決定，但大體必須相似。這樣，才可以叫做社會生活。同時這個統一的羣體生活，它又是在不斷的變化着的，決沒有兩個時期的一切情形，會完全一樣。它的變動方向如何，速率如何，雖不能估定、不能齊一，但變動却是一個自然的條件，斷不致消失的。

社會生活的當然目的，至少也應該有這兩種：就它的發展說，是進步的；就它的範圍說，是普遍的。社會的變動，就是它的發展，可叫做進化。它的發展有種種的方向，或是愈變愈好，或是愈變愈壞，或是雖變而無好無壞。這好壞的標準，自然是隨着時代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有所分別。至於它的當然目的，即它應該走去的發展方向，却一定是以進步為好。同時這所謂進步的意義或條件，又當然是要以生活其中的大眾的幸福為轉移。這即是說，某一個時代某一個空間的某一社會，它的當然目的：一是要使其社會的發展漸進於幸福的境地；二是要使這種幸福是屬於大眾的，各個人都能滿足其需要。

學校教育的使命，即是要切合於這樣的社會生活。過去許多教育專家，在「努力求『教育即生活』的實現，而沒有做到的緣故，就是沒有了解社會生活的涵義，所以他們努力的結果，和原來的要求便不能符合。

關於社會生活的二個自然條件，看來雖是非常明白易解，事實上却是難得完全做到。比如超然式和階級性的教育方式，現代已經在漸漸減少，不過仍沒有澈底的改進。所以許多學生離開學校以後，即和實際的社會不很融洽，屢屢都感覺得個人的特殊，不能融在社會中很適應的生活着。而強迫教育又有它的限度，假如要深進的話，便非出自私囊不可。如此教育的效率能適應時代，已經很難，何況更要求它去改造社會呢？因此，現代的教育大半都是落伍的、陳腐的了。筆者不是研究教育的人，這裏也不是專門研究教育的場合，但個人始末以為：學校應該是時代的象徵，而不祇是時代的反映；教育應該是社會的動因，而不祇是社會的產物。這樣說，我們現在的教育更其是不敷條件了。

關於社會生活的兩種當然目的，近代教育尤其是沒有做到。在增進幸福的一方面，或許有它的貢獻，但却祇限於一部份的人，甚至於是極少數的人，所

以關於普遍享受的方面，便根本沒有做到，或許是正在相反的進行。本來，在資本主義勢力支配下的世界，無一件事不是具有階級性、等差性的，不獨教育如此。因此，「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這一目標，由於學校教育制度的不能健全，學校乃成了社會的反映物，而教育則向生活妥協了。

由此可見學校教育和社會生活的關係，是不能反背的，不能隔離的。但它兩者之間，却又不是無條件的融合的，把學校教育當做是社會生活的副產物。因之，凡屬種種畸形發展的社會生活的形式，都是為學校教育所不容的，而却又要求其進解，以為將來改造的依據。如果不分清楚這一點，老是空喊口號，像「把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之類，便有使教育成爲加深不良社會生活的危險性。比如說，社會現象是「人心叵測」，學校教育的目的則在知其「叵測」而改正它，並不是就把「叵測」當做訓練的科目。

二 適應和改造

現代的學校教育，往往是弄得和社會隔離，而成了一種不能實用的東西。所以從學校裏出來的學生，常常會感覺到「所學非所用」，或「所用非所學」的苦痛。到了最近，更發出了「畢業即失業」的悲呼。其實社會上正有許多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並不是一切事務都已飽和了。這種情形，學校教育的失敗，即是它主要的原因。

學校教育爲甚麼會失敗呢？這自然有它種種的原因，不能拿一個單純的理由來解釋它。不過，我們却可以挑出它裏面的一個最大的缺點來，即學校教育的呆板不變。社會是不斷的變動着的，而學校教育則是始終如故的穩定着，因而兩者之間，便完全分開了。

社會是進化的，學校教育如果是一成不變的下去，結果當然會跟蹤時代不上。過去的科舉時代，那種教育方針，即是在養成知識份子的保守性，使他們對現實絕對的滿意，屈服在環境的勢力之下。這種現實，有利於特殊階層，尤其是有利於專制的帝王，因而他們的中心，乃在如何保持現狀，絕對不允許社會有一絲毫的進展，影响到他們的既得權益。中國幾千年來的不得進步，這種教育制度，便要負最大的責任。

現在的情形自然是大有不同。學校教育的方針，再不會像過去那樣的荒唐了。它也許還沒有做到理想的目的，但尋求改進的方法，却無日不在努力探討之中。事實上呢，這種努力仍然是效果很少，幾乎還是跟蹤時代不上。最大的限度，也祇是把學校當做一個養成所，使其受教育的人，畢業之後，便可以和平的社會，同流合污。

有人以爲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太過於理想化；換言之，就是全部都集中在未到實現的社會生活，而忘記了現實的重要。老實說，這未免過譽。拿今日一班的學校教育來看，根本便缺少一個明確的中心。上焉者則是「爲教育而教育」；以達其「讀書明理」的哲言。下焉者則會流於「爲飯碗而教育」、「爲做官而受教育」的情況。雖然也有不少熱忱之士，在做改進的工夫，把教育引到正途上去。不幸他們又忽略了一個根本的原則，即沒有把「現實」分析明白，而將「社會生活」當做是學校教育的指標。因此，求實用效率的人，發現到教育與生活的分歧，即主張把兩者無條件的「打成一片」，却又沒有留意到所謂「生活」，是否還有改造必要的問題。這樣一來，教育自然非向生活屈服妥協不可，而學校也非變成現實的繼承階段不可。因之，它所造就的人材，恰好是適應於「現實」的要求，更把實現的基石穩定下來。

北伐以後，又有了一個新名詞，叫做「黨化教育」，或「教育的黨化」。照道理講，這確是一種最好的教育制度，可以矯正過去脫離現實、跟蹤現實的缺點。不過「黨化」的意義，是要將「黨的精神」或「黨義」，貫注到教育方面，和「以黨治國」的原則一般。「以黨治國」的流弊，是弄成「以黨員來治國」；而「黨化教育」的末路，也要弄成硬把課程表上加入「黨義」一科的怪現象。至於黨的真正精神，却完全沒有貫注到教育上來。所以革命十年，一切的建國工作，仍然是沒有突飛猛進的現象；教育雖不能負其全責，却也不失為其要因之一。

廣西民團幹部學校（簡稱幹校）是訓練基層工作人員的一個教育機關，廣西推行的三自政策，以及為完成其任務而實施的民團制度，又是實現三民主義的方案。就幹校的性質說，直可把它當做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校了。所不同的，

是普通黨校重在宣傳技術的訓練，而幹校則重在訓練與組織技術的教導。可以說，前者的目的在造成「喚起民衆」的幹部；後者的任務，則在造成「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以至真正「領導民衆」的幹部。所以它不祇求學生必須了解黨的理論，更要求學生具備實現主義的一切實際辦法。因此，幹校的教育方式，雖然表面是求其「把教育和生活打成一片」，實際上呢，却在於從教育的各種進程中，去理解生活，認識現實，最後則在改造社會。

從這裏，我們可以發現幹校的兩個特殊之點。第一，它的教育主旨是創造時代的；第二，它的教育實際是現實主義的。

由於它的創造時代性，自然它絕對不會跟蹤時代不上，也不會以應適時代爲止。適應時代固然是它的要求，但這種要求祇是一個起點，或是一種手段罷了。它的任務，却在改造，即是具有領導時代的意義。

由於它的現實主義性來說，它是有目標的，絕對不是一種製造「社會失業預備軍」的機關，也不是一個製造「高等流氓」的場所。它的出產，正是社會之所需，而尤為新的社會所需。因此，它把現實和教育打成一片，而加以主義的裁判，淘汰陳腐的種種，創立新生的一切基礎。學生離校之後，一方面可以適應於現實，沒有隔離的缺點；同時又可以為社會的主導，做種種改造的工作和革新的事業，使現實的進展，完全走上正軌。

在資本主義勢力瀰漫下的今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學校教育都帶有腐蝕化的氣味。蘇聯雖然可以避免這種污點，但它卻沒有如此大規模、有系統的「一個教育機關」盡其實現主義之責。幹校之特殊之處，即在它能把學校教育的所有缺點，糾正過來，更進一步而負起革命的任務。

這是我們稱幹校做「世界第一特殊學校」的理由之一。

三 知 與 能

過去中國的教育方針，是把「知」與「能」顯然分開的。教育的範圍，祇是在求「知」的充實，即所謂「學問」和「德性」的涵養。至於「能」呢，却把它劃出教育的範圍以外，交給「經驗」或「閱歷」來補充它。求學的目標，本來是爲用實的，學而不能行，不可行，這種學即不是實學，知也不能算是真知了。因此，由於教育的不良，便祇是替社會製造出一些「書呆子」，人情世故之不通，又那能負担任何的工作呢？

和「能」脫離了的「知」，可以說即是「錯知」或「妄知」，在過去憑民政策的教育制度之下，它自然會沒有改進的機會。到了今日，情形已和專制時代大不相同，教育制度也起了不少的變化。不過關於把知與能緊密聯結的一點

上，還是沒有忠實的做到。其結果，是有學而無術，祇教給一些空洞的理論，而缺乏實踐的辦法。所以學生從學校裏畢業出來，即會感覺到社會上一切工作的茫無頭緒，自己所學所知的東西，幾乎是全無用處。這樣，學校便成了社會的負擔，而製造出一些「無能」的份子，寄生在社會上。

這種缺點，也就是教育與生活不相配合的緣故，學校更是脫出於社會的範圍以外。不過就令達到了一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的要求，而知與能的聯繫，還是沒有充分完成的。因為所給的知與能，不一定就是改造社會的手段，或許竟然是趨向於現實的弱點了。

這種情形，在歐美各國似乎是略高一籌，但要把它當成一種標準的制度，却仍然相差很遠。因為它們知與能間的聯繫，完全是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愈是知與能的關係密切而活動得宜，便愈足以增加社會的罪惡。歐美的文化水

準較高，教育發達，但它所造福於社會的，却很有限，原因就在它所要求的知與能，並沒有備具創造性、革命性的條件。

幹校的教育方針，由於它富於改造性的緣故，已可以把基礎立穩。不但是教育的這一部門，就是一切的社會活動，都是站在「人人爲我，我爲人人」的原則上的。所以幹校所造就的學生，既有實現主義的使命，便不能忘記社會和大衆的福利。因此，他們的知與能愈高，則貢獻於社會的也愈大。

拿幹校的內容來說，它的重能，實過於重知。「能」是主體，「知」不過是爲充實、指導「能」而不可缺少的條件。但它的所謂「能」，又和普通教育機關的要求，大不相同。現代的學校，一方面注重常識的淵博，一方面注重重專門知識的精深。兩者都有它的適當之處，弄得初級的水準太底，高級的則祇守一隅。水準太底的不能應付環境的需要，所謂「博」並不見其好，却受

到了「雜」的環境。社守一隅的又嫌過於狹隘，使許多專家都缺乏常識，祇可以隱藏在研究院裏，不能加入羣體的生活。比如我們要完成建國的任務，第一步便要指導民衆行使四權，那麼，這一批專家就連開會的程序都不了解，而且更害怕集會，過不慣羣體的生活，不是羣衆中已失去了一批優秀的人材了嗎？不過這究竟還是極少數的人，再就國民教育來說，雖是實施強迫的方法，也不能較使得人人常識豐富，善用個人的知能。其間即是另有一種中等教育的機關，也同樣因為太「雜」的緣故，不能較造成革命所需的幹部人材。如是，我們每年從學校裏畢業出來的整批青年，在他們個人方面則祇是「整天吃飯」，各憑機會找到一個飯碗。至於改造社會的任務，便無法負擔起來。因為他們對於社會即不曾理解，更沒有認識的能力，又如何可以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呢！像這樣的青年，求其不與社會同流，已經是很難很難了。

學校的教育要求，就是在矯正這種「一無所知，一無所能」的流弊的。它的訓練內容，不獨要使各個青年，有知有能，更要求他們是「全知全能」。換句話說，即是基層建設工作的各部門，他們都有相當的理解力，更有相當建設力、改造力，以實現革命的主義。所以第一步他們是能認識社會的，和社會關係非常密切，而沒有隔離或超脫的缺點。其次則他們有其定見，雖和現實密切的聯繫着，却不致爲現實所屈服。最後他們更能本着革命主義的指示，把現實的種種弱點和污點，一樣樣的矯正和充實起來，同時再把新的理想，逐步的完成。

但所謂「全知全能」的意義，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萬知萬能」，又是大有區別的。明白的說，「全」的意思和「應」的意思非常接近，凡屬做一個基層幹部所「應」知與所「應」能的理論和技術，便須盡知盡能。所以在這個

社會分工的時代，廣西的基層幹部反而責令他們負起「三位一體」的任務，看來未免要求過奢，實際上却是有利無弊的做得完滿。不但各個部門的工作不致偏廢，更可以把各部門的工作由同一主體得以聯繫，愈加瀟密其關係。而全部的工作，也可以收得各部門相互補益之效。

在今日，軍事與非軍事的分歧，是非常明白的。而社會科學和文化科學的隔絕，也是一種最普遍的現象。因此，各部門的工作便毫無聯繫，形成一種無政府的狀態。祇有幹校這個特殊的學校，才可以把過去所有分歧的工作，全部聯繫起來。這種聯繫，看來雖然是輕而易舉，但拿全世界的現行教育制度做比較，則實屬創舉。

超常識的訓練，混合各部門知能的教育，以及知能完全適應的原則，在世界上當然不失其被稱為第一個特殊學校的榮譽。

四 世界所無，歷史未有

近代的學校，大約可以分成四種。第一種是初級的普通學校，注重常識的貫注，和公民的訓練。第二種是高級的專門學校，注重特殊知識的訓練，目的在造就各種的專家。第三種是軍事學校，注重各級軍事幹部的養成。第四種是黨務學校，注重宣傳的技術，和少許組織訓練的方法。此外還有短時性質的甚麼訓練班、養成所等，大都偏於某一部分的初級專門技術的訓練，而不需要較為高深的理論。

幹校的性質，便不是以上各種教育機關所能包括的。可以說，它是「世界所無、歷史未有」的一間特殊學校。理由很簡單，即它所要奉行的三民主義，乃是「世界所無，歷史未有」的一種革命理想。

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是他融會古今中外學理而成的一種發明，同時更按照中國特殊環境的事實和需要，決定出的一部改造方案。現階段的中國，其環境不同於任何歷史的階段，另有它特殊的事象。假如要維持或革新這個環境的話，也不是以往任何的方式，可以負擔起來的。若要再進一步的改造它呢，則尤其不是一切陳腐的方法，能敷做到。同時現階段的中國又不同於世界任何國家，所以一切別人用來改造有效的辦法，我們也無法可以一絲不變的借用，至少也要經過一番修正的功夫。再到我們所要改造的理想，古人的理想自然是不很適合，即各國哲人的設計，也不一定是徹底的、完善的。因此，總理要改造中國，便不能從古今中外的各種理想中，選出一樣或幾樣，來做革命的依據。他所發明的，乃是集其大成的一種新理論，因而才可以負起這種特殊的使命來。

總理的主義，一方面是非常的博大，一方面又是非常的精深。在近世社會主義的思潮中，它是最完備的一個。至於適合中國的情形與需要，那更其是不用多說了。像這樣博大精深的主義，實行起來，自然是非常困難。比如在政治方面，要求近代所謂民主政治的實現，使國民在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這便非常便當。爲甚麼呢？因爲祇要政府給予各個人選舉投票的機會，同時再強迫各國人服兵役與服勞役，便已經大體做到了。但在歐美各國，就連這樣簡單的事，都沒有辦好。比如選舉權要受財產、性別等的限制；至今還沒有完全取消。至於政治以外的經濟平等，那更其是談不到了。如此，可見實行三民主義的困難一般。

由於主義博大精深的緣故，對革命幹部知能的需要，即非常強大。過去總理在世時，本黨同志由於他的感召，實保有不少的傑出之士。惜乎革命工作

的特別艱辛，而爲革命犧牲的精華，又喪失不少，以致幾十年來還未曾得一結果。有些認識不清的人，反以爲這是主義不良的緣故，才有行不通的現象。其實他們忘記了革命任務的偉大，絕對不是少數人短時間內所能解決的。比如歐美爭民權的歷史，都有二三百年，經過許多志士仁人的流血犧牲，才有今日。中國的民權固然還未充分的發展，但它取得民權的代價，至少要比歐美數百倍。這一方面是因爲世界潮流的趨快，而最大的原因，還是在總理主義的偉大。如果他在辛亥以前，不發明三民主義，祇求把滿清政府推翻，實現狹隘的民族革命，則帝制仍可重演於民國，民權民生的解決，也決沒有今日的成績。再像男女平權的改革和勞動者的解放等問題，簡直在婦女與勞工還未曾覺悟到自己的權益有爭取的必要時，總理便已預爲籌劃，而成爲一種不流血的光榮革命了。

總理主義的博大精深，由此即可概知一般。因之，負有實現主義責任的幹部，即決不是普通教育機關裏可以訓練出來的。上面所說的前四種學校，自然是無法盡責的。初級教育的知能水準不敷，而高級教育的知能範圍又太偏，形成一種過與不及的現象。至於軍事學校的教育方針，更是不適宜做全部的技能工作，它的最大限度，也祇可以完成一部份的任務罷了。再黨務學校本來是為此而設的，應該可以負得起建設的使命來。不過以往黨務學校的教育方針，却又偏重於宣傳技術的訓練，而缺乏實行的力量。其它各地方所成立的自給人員養成所之類的短期學校，固然是原則不錯，又可惜政府沒有一定的實施辦法，不獨受訓的人員離校後無從工作，即教育方針也因而缺乏中心。

廣西在中國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即它有一個具體的實現主義的方案——三自政策，同時更有一種實施三自政策的民團制度。由於這個具體的方案和制

度，才可以決定基層幹部人員所需要的知能，究竟以甚麼為主，要達到怎樣的程度，才會啟用。因此，幹校雖屬類似其它的地方自治工作人員養成所之類的教育機關，但它的教育方針却完全不同。可以說，它的形式，它的性質，都有其顯著的特殊性。

總理的主義是「世界所無，歷史未有」的，實現它的三民政策和民團制度等，也自然是「世界所無，歷史未有」的，因之，完成這種革命任務而造就幹部人材的教育機關，同樣會是「世界所無，歷史未有」的了。有人說，幹校的辦法，不過是把黨務學校、軍事學校和政治學校的一部分或全部，混合而成為一體罷了。這種說法，也有他的理由。但就是「混合」的一點，已駁難能；何況這所謂「混合」又是科學性的「化合」呢？實在講，真正的「黨校」，要像幹校這樣的教育機關，才發得上它的榮譽。

五 普遍於中國和推廣於世界

我們說「幹校」是「世界第一個特殊學校」，究竟它的「特殊」是怎樣的呢？這所謂「特殊」，其意義就等於一種新的發明，其性質則完全是一種新的創造。在今日的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教育機關，和它相同，和它相似。這是它的「特殊」之處。無論拿時間來說，拿空間來說，「幹校」都敢稱為世界上的第一個特殊學校。

第一，幹校的教育方針，即它教育的原則，是滿帶着「創造性」的。這是它的第一點「特殊」之處。所謂「創造」，自然是和「改造」的意義非常的接近，即是它具有充分的「革命」機能。幹校不是一個理想的天宮，它和人世的現實非常密切，同時它也絕對不超脫於現實之外。另一方面，它於現實的關係

並非求其適應，却具有指導或革新的任務。由性質來說，它是現實環境的反映體，由使命來說，則它又是實際需要的進因者。

第二，幹校的教育內容，即它的教育要求，是「全能的」。這是它的第二個「特殊」之處。所謂「全能」，當然與「萬能」不同，可以用「應能盡能」來解釋它。換言之，即凡屬基層建設的各部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指導方法和推行原則，他們都要備具。由於三民主義的整個性，即使基層建設的工作，也不能分設或獨進，非同時聯繫的，協調的發展不可。因之，幹校的教育內容，即不能祇以公務員行政技術的訓練為限。所以它不是單一的而是複合的，不是混合的而是化合的。

第三，幹校的教育性質，即它的教育形式，是「世界所無，歷史未有」的機關。因之，它的一切辦法，都沒有陳規可法，完全要從新的規劃。固然，專

就某一部門的情形說來，當然和現有的種種，大體相同。然而若就全般來說，則另有它不同之點。這種「不同」，即除它本身以外，現時世界上便找不出第二間這樣的學校來。

像這樣「特殊」的學校，雖然是一種新的發明，究竟事實上又是不是有效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確實的回答說，確屬有效的。拿廣西近年來建設的成績來證明，即可以答解它的實效。

凡屬一種新的發明，它的是否有其價值，則要看它的實用性如何而定。發明祇能給一個人享用，其價值必小；若它實用的普遍性愈大，則價值也就同樣的增高。幹校是一種新的發明，它是否有很大的價值呢？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堅決的回答說，有極大的價值。它不但「可以」普遍於中國而推廣於世界上，而且是一「應該」的、「必需」的。

三民主義並沒有地方的性質，它是總理創造出來解決中國以至世界的問題的。它在中國，已經被認為是唯一的革命主義了，事實上它更已實行十年以上。不過因為它過於博大精深的緣故，一時很難全部完成。「幹校」在廣西已有它特殊的價值，實已負起實現主義的使命來，比較各地的一切辦法，都有較大的效果，那麼，它的種種辦法，自然是可以普遍於全國。全國都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從事於建國的工作，則這種由廣西實驗有效的奉行主義的辦法，尤其「應該」使其普遍於全國。

近來各省都在開辦類似「幹校」的教育機關，無論其成績如何，但其受影響而引起開辦的動機，則是事實。我們說它「可以」以及「應該」普遍於全國各地，以往還祇是一種假定，到現在由於事實的證明，已經在盡量的完成了。因為各地方情形的不同，辦理方面自然多少有些差異，但原則上，實在是大同

小異的。

再拿三民主義的實用空間來說，它確有推行於全世界的價值。世界的所有問題，不外乎民族的、政治的、經濟的三種，三民主義的革命方針，即在求這三個問題的同時解決。不過現代反革命的資本主義勢力太大，決不容許任何社會主義的革命力量，有擴大的可能。因之，許多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願解決它們本身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同時也不願真正解決世界的民族問題，以致有效的辦法也不能推行。但世界一般的趨勢，却已踏上了社會主義的階段，不久的將來，革命的力量終有開展的一日。那時候，全世界一致要求推行是那一種社會主義的辦法呢？可以說，必然會屬於三民主義的領導。因為祇有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才可以把世界的所有問題，全部解決。若用其它社會主義的方法，便有不敷——不澈底的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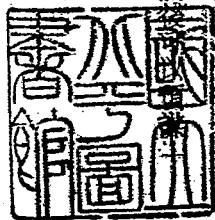
世界的趨勢如此，則為實現三民主義計，便祇有用唯一有效的辦法——民團制度，或類似的民團制度，來完成新國家的建設的任務，而最後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因此，關於基層幹部的訓練，必為最重要之專，而「幹校」的設立，也必然是一件最基本的工作了。或許因為各國情形的不同，「幹校」的內容方面，大有變動，但關於教育的使命與必要，却是不可磨滅的。這樣，它不是應該推廣於世界了嗎？

關於「幹校」的種類，當然不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可以說完的。在這裏所申述的一切，不過是把它的重要性和一些重大的原則，表明出來，使全世界為三民主義之徹底實現而努力奮鬥的同志，先有一個堅實的把握，準備從這一條正確有效的革命大道上，勇往直前罷了。所謂「先有其心，而後有其事」的老話，即是這本小冊子鄭重介紹於世人的動機。

民生主義

購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編主燕上梁

輯一第刊叢團民

廣西的民團

世界第一個特殊學校

廣西民團的演進

廣西的三位一體制

廣西的基層幹部

新政與新人

三自政策在廣西

廣西的基層建設

戰時民團的運用

民團運動與基層建設

馮 璜著 五分

錢寶甫著 五分

梁上燕著 六分

亢真化著 六分

梁上燕著 五分

梁上燕著 七分

白崇禧著 五分

亢真化著 六分

劉自強著 八分

潘景佳著 五分

版出社刊週團民

丙種叢刊第四種

民國叢刊第一輯之二
世界第一個人特殊學校

錢實甫著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國幣五分

(外埠加郵費)

版權所有

總經售

發行主任

編輯主任

總幹事

社長

發行者

南甯民生路
建設書店
第二二四號

蔣升

亢真化

錢實甫

馮璜

民國週刊社

社址 廣西 南甯 民生路 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五月廿四日 初版 二千冊
中華民國廿七年九月二十日 再版 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四四號

52
831535

國民週刊社出版

- | | | | | | | | |
|--------|--------|------|-------|------|------|------|------|
| 第一種 | 第二種 | 第三種 | 第四種 | 第五種 | 第六種 | 第七種 | 第八種 |
| 基本認識叢刊 | 基層建設叢刊 | 焦土叢刊 | 國民難叢刊 | 常識叢刊 | 紀念叢刊 | 建國叢刊 | 建國叢刊 |

丙種叢刊

丁種叢集

第一種 民國婦女隊影集
第二種 基層建設影集

廣西印刷廠承印

SKBC
HG
E296.7
14